

(日) 田中芳树 著

(日) 道原克巳 插图

蔡美娟 译 赵玉皎 审校



VOL.4 策谋篇

# 银河英雄传说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田中芳树 著

道原克己 插图 蔡美娟 译 赵玉皎 审校

# 银河英雄传说

VOL.4 策谋篇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河英雄传说.策谋篇/(日)田中芳树著;蔡美娟  
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ISBN 978-7-5302-0874-8

I.银… II.①田…②蔡… III.科学幻想小说—  
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211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3025

【银河英雄伝説[策謀篇・上][策謀篇・下]】

Text Copyright©1984,2000 by Yoshiki TANAKA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0 by Katsumi MICHIHARA

Text Copyright©1984,2001 by Yoshiki TANAKA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1 by Katsumi MICHIHAR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

through DAIKOUSHA Inc.,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日本德间书店正式授权出版

银河英雄传说

VOL.4 策谋篇

YINHE YINGXIONG CHUANSHUO

(日)田中芳树 著 (日)道原克巳 插图 蔡美娟 译 赵玉皎 审校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5.5印张 210千字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0874-8/I·838

定价:2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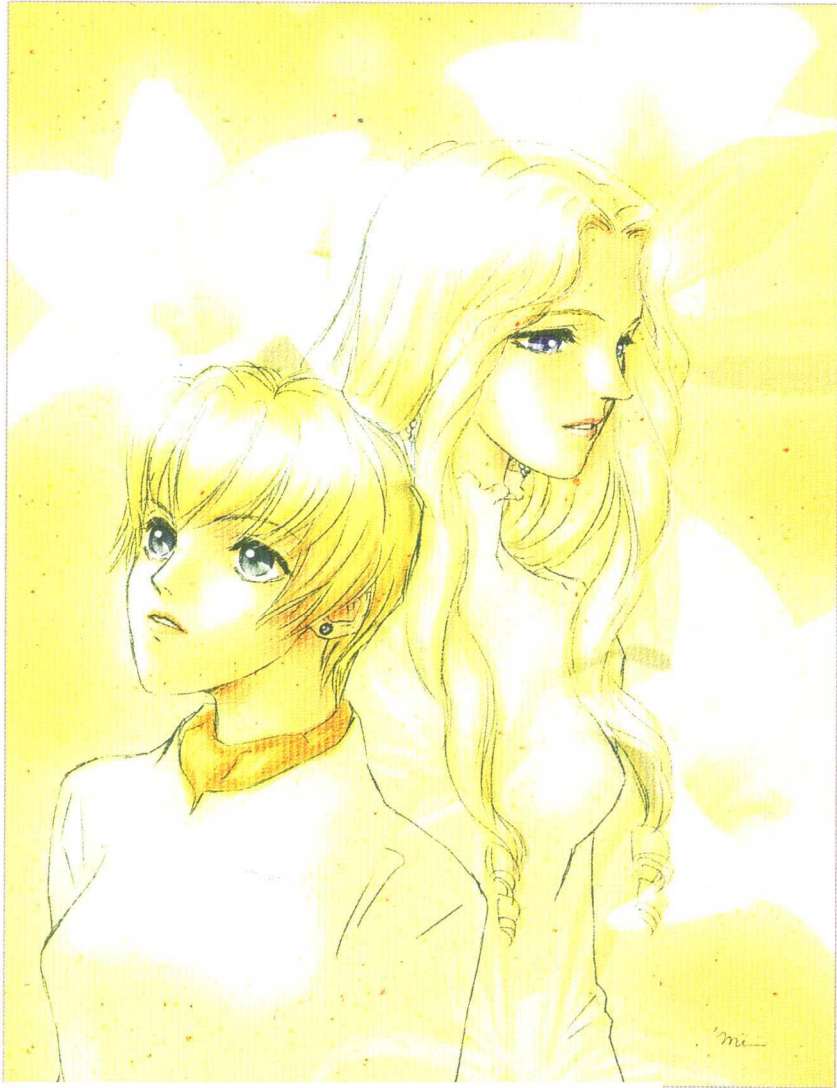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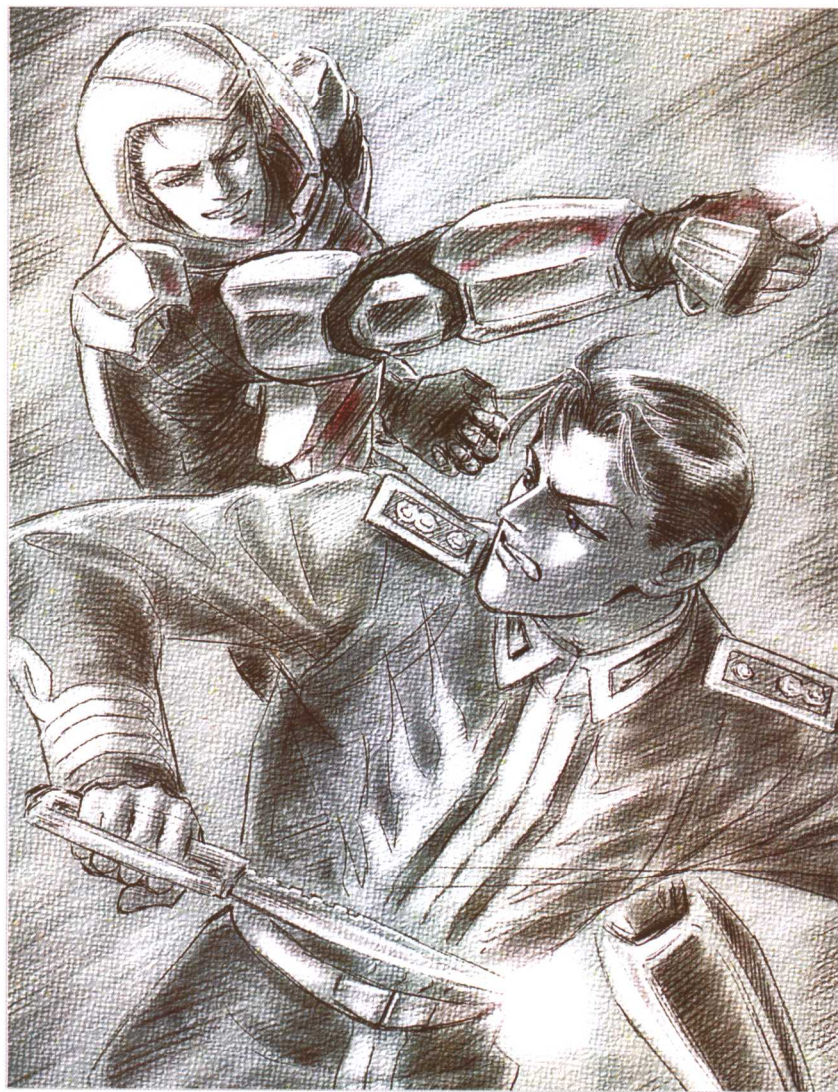
1313.4

97

:4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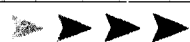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雷鸣 .....       | 001 |
| 第二章 迷宫 .....       | 027 |
| 第三章 箭已离弦 .....     | 055 |
| 第四章 银河帝国正统政府 ..... | 075 |
| 第五章 一次出发 .....     | 101 |
| 第六章 诸神的黄昏 .....    | 133 |
| 第七章 驻在武官敏兹少尉 ..... | 157 |
| 第八章 安魂曲的邀宴 .....   | 183 |
| 第九章 占领费沙 .....     | 209 |
| 田中芳树访谈(之四) .....   | 237 |

# 第一章 雷鸣



历史的转变与胜败的结局，往往决定于一瞬。但是，大多数人只能面对遥远的往昔，凝望着那一瞬间的背影。很少有人知道此刻就是那一瞬间，而能用自己的双手定夺此一瞬间、影响未来之人，则更为罕见。最为遗憾的是，愈是居心险恶之辈，愈容易拥有强悍的意志来决定未来，此种事例似屡见不鲜……

——D·辛克莱尔

预测未来，体验现在，回想过去，三者均伴随着非比寻常的惊心动魄。充满喜悦的惊心，充满恐怖的惊心，以及充满愤怒的惊心。其中最值得畏戒警惧的无疑是最后者，很多人将其改称为“后悔”……

——E·J·麦肯锡

## I

这一年，帝国历四八九年，寒冬的余威仍然大肆张牙舞爪地盘踞不去，风和日丽的春意迟迟未见踪迹。但时日一到，春意立即快速成长并驱走寒冬，帝国首都奥丁的大街上迅速缀满了锦簇的鲜花。随着季节流逝，花朵开始凋零，浓浓的新绿涂满了人们的视野，微风吹来阵阵初夏的气息，透过薄薄的衣衫，让人们的肌肤也跟着活跃了起来。

六月中旬，银河帝国首都奥丁的北半球中纬度地带，正处于温湿度适中、最为舒适的季节。但是这一天却异常地闷热，云层快速地涌动着，放学后的孩子们好像受到了什么催促似的，由原野向家中飞奔而去。

银河帝国宰相府是一栋灰白色的石造建筑物，就建筑本身而言，象征性的权威感胜于实际的使用功能。当然，这并不是为了现今的主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个人而建造的。在他之前，曾有好几个皇族或大贵族也入主过这栋建筑物，以皇帝代理人的身份，对多达数千的恒星世界行使行政权。莱因哈特在这栋建筑的历代主人当中，是年纪最轻，却最为强大的一位。他

以前的帝国宰相均由皇帝任命而产生，他却是要要求皇帝任命而成为宰相。

在庄重、阴暗、封闭的建筑物当中，一名妙龄女子步调非常有节奏感地走着。她身着男式服装，暗色调的金发剪得很短，乍一看像是一位俊美少年，但她脸上带着薄薄的淡妆，领口处微微露出橘色领巾，这似乎在证明她是一名女子。

帝国宰相首席秘书官希尔德，即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来到了莱因哈特的办公室门前。卫兵对她行礼，恭敬地将门打开。希尔德已经确立让警卫无条件地对她毕恭毕敬的威严了。

希尔德简洁地道谢，进入宽阔的办公室，视线搜寻着建筑物的主人莱因哈特。这位身为帝国宰相，同时也是帝国军最高司令官的俊美青年，正伫立窗边向外眺望，此时闻声回过头来，豪奢的金发也随之摇动。身为军人的他，身着黑色底色、各处缀以银色的华丽军服，衬托着他那年轻的身躯。

“是否打扰到您了，宰相阁下？”

“哦，没关系。有什么事吗，玛林道夫小姐？”

“宪兵总监克斯拉上将请求谒见，说是有紧急情况。”

“哦？克斯拉这么着急？”

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伍尔利·克斯拉当然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人物，但帝国宰相和秘书官都知道，他至少不是一个会表现出不必要的焦虑或狼狈的角色。克斯拉会如此焦急，必定有相应的理由。

“好，带他进来。”

庞大帝国实质上的独裁者，一边用他那雕刻家般的纤细手指将落到额前的金发拨开，一边对希尔德说道。他从不曾回避伴随着地位而产生的责任，这是连他的敌对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希尔德正要转身的时候，窗外突然泛起一片微微的亮光。厚厚的云层在低空中徘徊，云层的各处都散发着一股别样的白色光芒。

“要打雷了吗……”

“气象局报告说大气层的状态不稳定，可能会有雷雨。”

远方的空气因放电现象而摩擦，隐隐雷声传到了两人的耳中。那声音逐渐升高，显得更为粗暴，终于，一记光锤打进视线内，雨滴开始密集地落在玻璃窗上。

伍尔利·克斯拉的身材比年轻的主公稍矮，但身躯也稍为宽大，有着身经百战的军人的精悍相貌，但不知为何，他那茶色的头发鬓角竟已泛白，眉毛当中也混杂着一些白毛。对刚刚三十过半的年龄而言，实有一种不太相称的意味。

“罗严克拉姆公爵，在阁下繁忙之际前来打扰，实深感惶恐。属下因接到消息，说前些日子里有两名旧大贵族派的余党潜回帝都，故前来报告。”

年轻的主公站立在窗旁，视线越过肩膀，回头注视着部下。

“你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克斯拉？”

“事实上，是有人密告……”

“密告？”

年轻帝国宰相的声音中含着不悦。如果有与“背叛”一样能用腐臭来毒害他的精神花园的害虫存在，那么这害虫的名字就是“密告”。虽然他承认密告有时确有其重要价值，但无论如何，他对这种行为无法产生欢迎或奖励之感。

银白色的闪光由空中蛇行穿过，雷鸣巨声炸响，寂静如同易碎的陶器般被击碎，在莱因哈特等人的耳膜中留下不悦的残响。在尾声尚未消失之前，莱因哈特好像忽然改变主意似的，催促宪兵总监继续讲下去。

于是，克斯拉用指尖操作放在他手掌中的一只小盒子，在与年轻帝国宰相视线等高之处，浮现出一幅小小的立体影像。那是一名年轻男子，虽称不上是美男子，却能令人感觉到他良好的品性与家世，他眼角与嘴边洋溢着的微笑当中并没有一丝阴影。

“此人是兰斯贝尔克伯爵，名叫亚佛瑞特，现年二十六岁，是去年参加利普休达特盟约众多贵族中的一员，战败之后亡命至费沙。”

莱因哈特默默点点头，在他的记忆当中，这个名字和脸孔还十分清晰。以前莱因哈特曾经在庆典和宴会中见过他几次，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那是一个虽不见得有用，但也无害的人物。如果他生在高登巴姆王朝的安定期，大概会热衷于不入流的诗歌或小说，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文学爱好者，终其生涯也无甚大过错吧！但说到在乱世中挣扎求生存所必需的才智，他就无此天赋了。他之所以参加反莱因哈特派的盟约，倒未必是由于憎恶莱因哈特，而是因为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单纯地认为只有门阀贵族才是帝政的支柱所致。

接下来的影像是一个较亚佛瑞特稍微年长的男子，相貌像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宪兵总监解释说，这是大贵族联合军的一名参谋——休马哈上校。

雷欧波特·休马哈二十岁毕业于军官学校，十年后晋升为上校。他不是贵族出身，而且在后方服役的时间较前方勤务来得长，不像渥佛根·米达麦亚那么幸运，有许多机会可以缔造辉煌的战功，考虑到这些因素，他的擢升也算是罕有了。他富于理性，拥有卓越的任务执行能力，而且根据需要，既可独自一人行动，也可指挥集体行动，堪称是“极其有用之人”。

“这不就是应该网罗到麾下的人才吗？”莱因哈特如此想道。自己那可称得上“贪心”的人才募集网上，居然出现破洞而有了漏网之鱼，莱因哈特颇为遗憾。他对物质的关心和欲望甚是淡薄，但在人才网罗方面却极为执著。特别是去年痛失红发挚友齐格弗里德·吉尔菲艾斯之后，莱因哈特虽明知不可能，但也从未吝惜过努力，希望能弥补这个损失。

不过，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和休马哈舍弃了费沙这个安全的亡命之处，而潜入帝国首都，到底是为了什么？

莱因哈特突然想起来一件事，问道：

“他们应该持有身份证，当然是使用假名。证件应该是伪造的吧？”

宪兵总监的回答是“否”。他解释说，在入境检查之时，并未发现有任何可疑之处。如果没有人密告，恐怕根本无法辨别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的

身份证是费沙自治政府发行的真实证件，由此看来，显而易见，费沙与这件事必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所以，克斯拉前来谒见，请求宰相阁下对此作出政治上的判断。

莱因哈特应允稍后再作指示，吩咐宪兵总监退下后，他将视线投向阴云密布的天空。

“帝国的历史学家们将鲁道夫大帝的怒号比作雷鸣，你应该知道吧，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是的，我知道。”

“这真是个相当巧妙的比喻。”

希尔德没有立即回答，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年轻的帝国宰相那凝视窗外的优雅姿态。她感觉到莱因哈特的语气与他所说的话并不一致，似乎带着些许嘲讽。

“打雷这种现象……”

莱因哈特开口了。他那俊秀的脸庞在雷光闪过时，闪烁着一种白色的光辉，在那一瞬间，竟像是一尊用盐块砌成的雕像。

“简单说来，其实只是一种能量的浪费。虽然具有强大的光热与声响，但是狂乱而粗暴，对别的事物并没有任何好处，用来形容鲁道夫倒也相称。”

希尔德那线条美好的秀唇微启，但一言未发，又闭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莱因哈特并不需要她的回答。

“而我不同，我不会这样。”

希尔德感觉到，莱因哈特的这些话一半是对着他自己，一半是对着某位并不在场的人所说的。

莱因哈特将视线转回室内，看了看年轻貌美的伯爵小姐，说道：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你意下如何？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有关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回到帝都的原因吗？”

“是，若他乖乖待在费沙，作作那不怎么高明的诗文，倒也可以平安度日，但他为何甘愿冒险回来呢？你有什么看法？”

“据我所知，兰斯贝尔克伯爵是一个绝对的浪漫主义者。”

这样的回答，似乎微妙地刺激了莱因哈特那并不丰富的幽默感，涟漪般的微笑在他的嘴角荡漾开来。

“我对你的看法并无异议，但我从那个蹩脚诗人回归故乡这件事中找寻不出什么浪漫。如果是经过了数十年，变得身老年迈，有此举动尚可理解，但去年的内乱距今还不足一年时间……”

“如您所言。兰斯贝尔克伯爵回来的理由应该更为深刻，而且有值得他冒险的价值。”

“那究竟是什么呢？”

显而易见，莱因哈特很乐于与聪明的伯爵小姐如此一问一答。这并不是男女之间的对话，而是智力对等者之间非公开的讨论，他希望能借此产生一种强烈的香辛料，带给自己的思考以刺激与活力。

“如历史上所显示的，最能使一个行动派的浪漫主义者激动振奋的，便是对强者实施恐怖主义。兰斯贝尔克伯爵就是为了能戏剧性地满足他那单纯的忠诚心与使命感，才会铤而走险大胆潜入帝都。”

希尔德优雅地回应着。她心中深知，直到去年，这还是已故的齐格弗里德·吉尔菲艾斯无法为他人所取代的存在价值的一部分。

“恐怖主义？暗杀我？”

“不，恐怕不是。”

“为什么？”

面对饶有兴味的莱因哈特，希尔德解释道，暗杀虽然可以了结过去，却不能构筑未来。如果莱因哈特遭到暗杀，那么由何人来继承他的地位，接掌他的权力呢？去年，集结于“利普休达特盟约”之下的贵族们之所以败亡，原因之一便是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与副盟主立典亥姆侯爵，对于打倒莱因哈特之后的权力瓜分存在意见分歧。正如克斯拉上将的推测，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的潜入必定与费沙有关。而对费沙而言，至少在现阶段，他们并不欢迎由于莱因哈特之死所产生的统一权力的瓦解，以及社会和经济的混乱。

“依我之见，如果是费沙在幕后唆使恐怖行动，那应该不是暗杀，而很可能是企图挟持要人。”

“那么，对象是谁？”

“我认为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我了，另外两个呢？”

伯爵小姐直视着那冰蓝色的眼眸，答道：

“一位是阁下的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希尔德的话音未落，莱因哈特脸上的从容之色顿时一扫而空，代之以汹涌奔腾的怒气。这变化是如此急剧，甚至令人产生错觉，仿佛有人强行掐掉了中间几秒钟的时间似的。

“如果那混账的蹩脚诗人胆敢危害到姐姐，那么，我会用人类无法想象的残酷手段——杀死他！我要叫他后悔带着痛觉来到这个世界！”

希尔德无法想到有任何理由，会让莱因哈特不去实行这个可怕的咒誓。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如果真陷入这不法的诱惑当中，那他必定会制造出一个异于常规的复仇者。

“罗严克拉姆公爵，我刚才所言考虑不周，请您恕罪。阁下，令姐应不至于在此次行动中遭到挟持。”

“为何如此断言？”

“因为挟持一名女子作为人质，从根本上违反了兰斯贝尔克伯爵的理念。正如我方才所言，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对他来说，让他挟持一名柔弱的女性，必遭他人背后指摘，他宁可选择其他更难实行的途径。”

“的确，兰斯贝尔克伯爵——那个蹩脚诗人或许会这样。但如你所言，这件事费沙也牵扯在内，他们难道不会穷尽权术之能吗？费沙人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绝对有可能强制兰斯贝尔克伯爵采取事半功倍的手段。”

一旦事情涉及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莱因哈特的感情总是会战胜他的理性。只要这个心灵上的圣域，或者说这个弱点存在，莱因哈特便会继续与鲁道夫大帝这样的“钢铁巨人”有着一线之隔。

“罗严克拉姆公爵，我所假设的三位挟持对象当中，首先将阁下排除。因为即使实施行动的兰斯贝尔克伯爵有意如此为之，在背后操纵的费沙也不会同意。接下来，再将令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排除，因为兰斯贝尔克伯爵不会接受这样的做法。所以，最后能满足计划者与执行者双方的条件的，我想只有第三位——”

“谁？”

“现在头戴至尊之冠的人。”

莱因哈特并未表现出有多么惊愕。大概，他也作出了与希尔德相同的推论吧！不过，话出口的时候，他强调了自己的意外之感。

“那么，你认为那个蹩脚诗人是要挟持皇帝？”

“对兰斯贝尔克伯爵来说，这不是挟持，而是将幼小的主君从敌人手中救出，是忠臣的行为。他不但不会有任何排斥，甚至还会欣喜地去执行。”

“对那蹩脚诗人而言，这样的确不错。但是对另一个当事者而言呢？挟持皇帝对费沙有何好处？”

“这一点目前尚不清楚。不过，至少这对费沙并没有任何害处，您说呢？”

“……的确，如你所言。”

莱因哈特点点头，认同希尔德的推论。她充分地把握了费沙的功利思想和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的性格，整个推论令人感觉无懈可击。

“又是费沙的黑狐在搞鬼！这家伙绝对不会自己现身，总是躲在幕后吹笛子。这次受指使的蹩脚诗人，倒是个不错的傀儡啊！”

莱因哈特极为不悦地低语道。他对这个傀儡般的蹩脚诗人并不同情，但对于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却也不至于宽宏大量到愿意祝他成功的地步。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我认为来密告蹩脚诗人等潜入的家伙，应该是费沙的工作人员，你说呢？”

“是的，我认为阁下的看法非常正确。”

一刹那，希尔德或许竟期待着莱因哈特露出微笑，但年轻俊美的帝国宰相却将他那冰蓝色的眼眸再度转向窗外，神情肃然得近乎严苛，兀自循着思考的轨迹陷入沉思之中。

## II

反常的天气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帝都中央墓地从清晨起就笼罩在一片非雾非雨的水滴帘幕中。晴天里枝叶间隙流泻而下的阳光如水晶般闪烁的成排桧树，此时沉默地伫立在白色的水烟之中。

希尔德吩咐地上车等候之后，抱着香气缭绕的山百合花束，独自走上石头铺成的墓园路。到祭拜的墓地需要走三分钟左右。

那并不是座壮丽的坟墓，洁净的白色墓石上雕刻的碑文极为简洁：

吾友齐格弗里德·吉尔菲艾斯于此长眠。

帝国历四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四八八年九月九日。

希尔德伫立在墓石前，水滴沾湿了她白皙的脸庞。“吾友”——这两个字所蕴藏的深厚意义，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呢？莱因哈特对这位救了自己性命的红发挚友，追赠了无数荣誉作为报答——帝国元帅、军务尚书、统帅本部总长，以及宇宙舰队司令长官。能够身兼“帝国军三长官”要职于一身，是多少提督追求一生也难以实现的梦想啊！莱因哈特将这些封号一并赠予红发挚友——尽管是在其身后追赠，而在墓碑上，他只刻下了寥寥数语，却比那些荣誉的意义要来得深远万千。

希尔德将山百合的花束放在湿冷平坦的墓石上。她不知道湿度会使山百合的香气转浓还是变淡。本来，她从小就对花或娃娃缺乏兴趣，为此她温厚而传统的父亲曾经对遗传及环境的影响左思右想、困惑不解。

在齐格弗里德·吉尔菲艾斯生前，希尔德没有机会与之相识。但在前年的卡斯特罗普星系动乱中，如果没有吉尔菲艾斯的胜利，希尔德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恐怕有性命之虞。希尔德并不喜欢“恩义”这个词，但至少

